

“二政府”模式是改革“路障”

苏剑一



今日论语

日前,审计署公布的2015年第1号和第2号审计报告显示:由国家卫计委主管的中华医学会等33个社会组织和医院所等9个所属事业单位,曾通过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表彰、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共取得收入约17.79亿元;住建部土木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分会曾违规组织93人次赴国外参加会议和考察。

有政府背景的各种行业协会、学会和商会,被媒体统称为“官办协会”。它们巧立名目敛财的种种乱象,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比如,审计署去年发布的审计结果就显示,截至2013年底,

国家卫计委、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主管的13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曾以各种方式取得收入29.75亿元。

官办协会曾在沟通政府和企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其负面效应也很快显现。相当数量的官办协会都沿袭了行政机构的旧模式,而且还通过强制入会、评比、排名、认证、培训等手段,向企业乱颁证、乱收费,既自毁信誉又使得主管部门的形象受损。它们被百姓形容为“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

包括中华医学会在内的官办协会,以社会组织的身份开展活动,实则依托主管部门的各种行政资源牟利。审计署近几年多次

对官办协会点名批评,媒体更是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呼吁治理官办协会乱象,但问责和整改工作鲜有进展。官办协会乱象难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与相关职能部门存在深度的利益勾连。一方面,它们是政府职能部门的“钱袋子”和“养人机构”;另一方面,它们直接或间接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甚至做了很多政府不方便做的事;此外,各种官办协会已成退休官员或官员亲属扎堆之地。

可以看出,这些“二政府”的行为模式和盈利手段,实际上是与中央简政放权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官办协会打着政府部门的大旗圈钱,为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设置路障,在客观上消解了改革取得的成效。官办协会

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拦路虎,如果这个“钉子”不能被拔除,政府职能改革的成色将大打折扣。

如何治理官办协会乱象?在近些年的讨论中,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给出答案:一是要去行政化,让各种官办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回归第三方社会组织身份,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二是要引入竞争,不妨借鉴国外一些比较成熟的做法,打破“一业一会”的垄断局面,通过协会之间的良性竞争提升服务。

不过,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这样,“开药方”并不难,真要触动既得利益者却很难。但是,从深化改革的大局出发,不能再任由官办协会乱象成为不治之症了,寄望中央拿出更大的改革决心,从顶层设计的高度为推进改革扫清障碍。



新民随笔

倒牛奶正常吗?

连建明

最近,全国部分地区出现奶农倒牛奶、杀奶牛事件,让人想起小时候读到过资本市场国家曾经出现过的一幕,不由令人唏嘘。

奶农倒牛奶、杀奶牛,是因为乳品加工企业限收、停收生鲜乳。乳品加工企业为什么不收鲜奶?原因是乳品加工企业收购了大量的低价国外奶粉,用这个奶粉做成牛奶要比收购鲜奶成本低很多,加上市场需求不旺,库存的国外奶粉很多,所以,一些企业停止了收购奶农的鲜奶。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几年发生三聚氰胺等牛奶问题之后,中国消费者对国产奶制品不信任,企业因此大量寻求国外奶源,在新西兰等地建厂。

有人说,这是正常的市场调整,很大一部分的养殖场规模小、成本高,质量也难以保证,淘汰它们既是政策的目标,也是市场的必然。那么,奶农倒奶、杀牛是正常的?接下来中国的奶农都不要养奶牛了?这就是市场经济?

如果中国人喝牛奶的奶源全部来自国外,可行吗?我想不行,中国13亿人,450万人口的新西兰供应得了吗?我们看到中国人一到海外抢购奶粉,很多国家就对购买奶粉数量进行限制,说明他们没有那么多。而且,中国目前人均牛奶消费量还很低,欧美人均牛奶消费量超过300公斤,而我国只有21.7公斤,不足欧美的十分之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相信中国人牛奶的消费量会不断上升,很难想象哪个国家可以供应全部中国人的牛奶。

所以,中国人喝牛奶还得靠自己,不能完全挫伤奶农的积极性,这方面,“猪周期”已经有过教训,农民养猪亏本就不养了,随后猪减少又造成猪肉价格暴涨,农民和消费者两端都受害。

希望牛奶不要出现这种“猪周期”,市场经济不等于完全放任自流,西方很多国家都对农民补贴,也有很多国家对农产品进口有限制,就是为了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尽管中国的牛奶出现过一些问题,但不能一棍子都打死。我们要设法提高中国牛奶的质量重新赢得信任,也要整合中国奶牛养殖,但前提是农民还愿意养牛。

新民新语

可能都是真的

郁晶陶

90后大学毕业生到底是“不买房一代”还是“买不起房一代”,又引来一番讨论。

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调查得出结论,90后毕业生更希望提高生活质量而不愿做房奴,媒体对此有着不同解读,连国外媒体也要来掺一脚凑热闹,网友则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选边站”。显然,大多数人对高房价不会有好感,所以,认为90后毕业生不做房奴是因为“囊中羞涩”而非“观念进步”,成为压倒性的观点。

说不做房奴是“观念进步”,带有太多价值判断的色彩,但90后毕业生在观念上与前辈有所不同,确实是这项调查清晰呈现的趋势:超55%的90后毕业生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如果要背上沉重的房贷,我宁愿不买”;如果给一笔相当于住房首付的钱,超过一半的人会选择创业,或做更有成就感的事情,而不是买房。

观念的形成有很多因素,可能是因为“囊中羞涩”,可能是因为父母已购置房产,可能是因为房产不再是短期获利的投资选择,也可能是因为年轻人天生不愿受拘束的秉性……“囊中羞涩”可能是客观现实,“观念进步”或者说“观念不同”则是主观意愿。这两者可能都是真的,并同时作用于最终的选择。既不必把90后毕业生呈现在悲情化的表述之中,否认他们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主动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也不必把他们放置于理想化的想象之中,以为他们可以脱离客观实际而“任性”生活。

我倒觉得,仅凭一项调查,就说90后毕业生将是“不买房一代”,有点武断,他们顶多是“暂不买房一代”。毕竟,谁都只能为当下的自己做出选择,无法预估漫长人生的所有可能性。等收入提高,经济宽裕,又有了结婚成家、养育子女等现实需要,他们还能坚定地“不买”吗?或许,那时国内经济状况又有所不同,他们的选择会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

这样想来,不过是个10年,再来对这项调查中的年轻人进行访问,看看他们的人生轨迹,是否符合当初的设想,看看房子,是否还是他们人生重要的注脚。

仅凭“读经”哪能建构现代精神家园

权威声音

时下,学习传统文化有成为热潮之势,其中包括“读经热”。“读经”是学习领会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建构现代精神家园,仅靠“读经”是不行的,还应注重现代科学研究和教育普及。

首先,科学改变人的世界图景。科学是具有普遍性、必然性、规律性的知识。它来源于经验,但并不依附于经验,而是超越经验。以现代科学变革我们的世界图景,并形成科学世界观,是建构现

代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

其次,科学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两极对立、非此即彼,是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超越这种思维方式,就要进入恩格斯所说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就要学习和掌握科学思维方式。

第三,科学改变人的价值观念。科学的价值规范集中体现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探索真理的求真精神、尊重事实的求实精神、自我反省的批判精神、超越现状的创造精神。用科学理论支撑人的精神家园,最根本的就是用科学精神对待生活。

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思维方式及其所建构的世界图景,不断变革和更新人类对自己和世界及其关系的理解,即变革和更新人们的世界观。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的更新必然引起价值观念的更新,变革人们的价值诉求、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并形成价值系统的历史性转换。它引导人们在科学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中达到以科学精神为支撑的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相互协调和自我认同。这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力量。(孙正聿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车补玩花招

「车补进腰包,公车还得要。政策规定好,执行玩花招?」日前,江西省新余市突击检查二百八十八家公车改革单位二〇一四年的租车情况,五十六家违规租车单位被点名批评并要求限期整改,个人补交违规租车费用八万余元。

孺子牛画

网视輿情

《人物》杂志题为《惊惶庞麦朗》的报道上周引发舆论波澜,争议的焦点是,文章涉及大量新闻当事人的私生活,记者在报道过程夹杂了个人判断,其中不乏刻意贬低的内容。过去媒体报道不乏争议,业内人士往往会从专业角度探讨记者的报道技巧和尺度,以达到呈现事实和保证公正的平衡。但《惊惶庞麦朗》所引发的讨论并非止于新闻操作层面,如何看待庞麦朗,他为什么被集中消费,以及这种社会亚文化的生产逻辑,相对而言更引人关注。

庞麦朗走红是因为他的那首《滑板鞋》,这是一首平常的网络神曲,它所展现的音乐水平和专业素

庞麦朗的生产逻辑

何小手

养非常有限,问题在于,创作者本人的身份让外界对这首歌的评价充满了分歧。有的人觉得它一无是处,而著名导演贾樟柯在微博上表示这首歌把他听哭了,并认为它呈现了“准确的孤独”。可见,同样一首歌可能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对于庞麦朗,鲜有人因为他的这首作品而夸大他的才华,外界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尊重并理解他的处境和梦想,但他的梦想只是梦想,不可能成为舞台中央的明星,其作品除了带来片刻感动,更多的是难堪。

一位草根获得虚名,且以被人围观和嘲讽为代价,这种出位的方

式多少有些残忍。“嘲笑庞麦朗太容易,理解庞麦朗太难”,经历对媒体的多番批评,庞麦朗这种社会角色引起了外界的注意。他是近年来草根群体的典型,这一群体的特征是,他们往往有着小镇青年的身份,有着与自身才华不相称的梦想,在外界看来这样的梦想只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执着。这种自我定位和外界认知之间的反差,造就了庞麦朗们的滑稽感和话题感。

操盘手敏锐地发现了此类话题的槽点,并不遗余力地挖掘这些草根梦想家,将他们推上台。这样的操作手法很常见,有评论将庞

麦朗与芙蓉姐姐、凤姐这类网络名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能够‘成功’,恰恰才是噩梦和悲剧的开始。”《惊惶庞麦朗》曝光后,在不少人看来庞麦朗是受害者,然而,如果用炒作的逻辑去分析,恐怕又是另外一种结果。互联网提供了社会亚文化的传播平台,不少案例表明这种文化具备足够的消费潜力,记者的问题在于顺应这种消费逻辑,却不会追问,庞麦朗是一个人在战斗吗,他为什么会脱颖而出,这纯粹是他努力的结果吗?在报道者的视野中对方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自觉地将庞麦朗作为奇葩来审视,忽视了互联网环境下此类角色的生产逻辑。《惊惶庞麦朗》的观察视角颇具代表性,非主流和亚文化现象构筑了一种消费陷阱,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其中不可自拔。